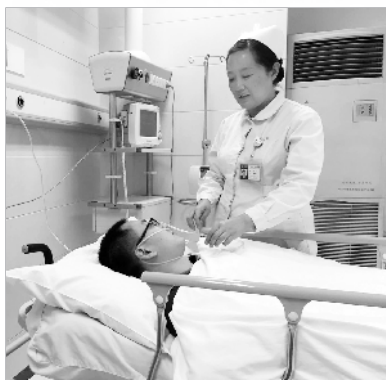


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，每天这些白衣天使都忙碌在陪伴病患抗击病魔的“战场”上。其实，在护士们忙碌的背后，也有着对于这个职业酸甜苦辣的各种体会。

# 白衣天使背后的酸甜苦辣

□ 本报记者 盛丽 周美玉 白莹 余翠平



## 酸 家人生病却不能照顾

从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毕业后，王蕊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工作了13年。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处于国内领先地位，24小时开设绿色溶栓通道，收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。王蕊说，熬夜班时比较辛苦，尤其是随时接诊溶栓病人。

“用溶栓药时，护士要随时观察病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病人的肢体可能会一点点恢复。要跟医生随时沟通，调整用药。”夜班时，一个护士要照顾十几个病人，溶栓几个小时，护士累身也累心。

虽说自己在医院工作，但是父母生病时不能陪同照顾，说起来是很心酸的事。前年，王蕊的母亲身体不舒服，怕耽误工作没敢告诉她。老两口到家附近的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建议去大医

院。随后，老两口来到宣武医院挂了号，母亲担心病情不好，才给王蕊发了个微信。

“忙了一上午，到中午时才看见妈妈发过来的信息，一下子焦急起来。”找到母亲后，带老两口在食堂吃了顿饭，并交待好下午怎样检查，带着对母亲的担心，王蕊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直到母亲手术那天，王蕊才请了一天假照顾。

去年夏天，王蕊检查出身体有问题，做了手术后还要打针。药物有副作用，让她提前处于更年期状态。“上班时会突然满头大汗，心情突然烦躁起来。”但是面对着病人，王蕊知道绝对不能把这些情绪带出来，“病人本身就因为病情心里焦虑，如果我带着不良情绪，会更刺激病人。”王蕊努力调整状态，重新以饱满

的情绪回到工作岗位。

其实，除了偶尔的心酸，身体上的“酸”常伴左右。“只要是工作年头长的护士，都有腰肌劳损、腰间盘突出毛病。”王蕊右手还得了腱鞘炎。“我们科室的病人很多都是失能的，要时常给他们翻身。”

今年3月，在科室的支持下，神经内科护士长常红提出开设认知功能训练护理门诊，意味着护士也要出门了，这在全国属于首家。“护士工作不是简单的护理，也要参与科研项目，为临床提供数据。”常红说。王蕊的一部分工作是帮助住院的病人做认知训练，“跟病人一起做手工，帮着病人回忆手工的每个步骤，看着病人逐渐恢复认知能力是我最开心的事。”王蕊说。

## 甜 病人的认同是最大快乐

王振是北京电力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，2001年9月5日，她开始从事护士这个职业。王振所在的急诊科共有护士30人，每天的工作都是快节奏。“我们常常笑称，上班有点、下班没点。”急诊科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忙碌和紧张，护士的工作内容主要围绕日常急救护理展开，抢救室则是“主战场”。

尽管工作繁忙，这个集体的温暖让王振感到很开心。“大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而且还会时刻互相关注，遇到困难时都会伸出援手。”王振回忆，2008年她准备结婚。“婚期定在这年的5月，所以这年的大年三十是我最后一次在娘家过。”但是不巧的事，值班表上大年三十这天王振要上小夜班。

“小夜班就是下午六点一直上到第二天凌晨两点，这就意味

着结婚前的这个大年三十没法在娘家过啦。”王振感到有些遗憾。“小王别伤心，我替你上这天的夜班。”护士长陈熙走到王振身旁说道。王振再三拒绝，最终还是被护士长说动。“有这样的温暖我肯定会感受到快乐啊。”王振说。

除去感受集体带来的快乐，病人和家属对工作的认同，也是王振工作中感觉最甜的时刻。不久前，王振收到一面病人家属送来的锦旗。“感谢您，让老人在最后的时刻走的很舒服。”病人家属激动地说道。

大约一个月前，抢救室来了一位“老病号”。王振介绍，早在2016年，她就护理过这位老人。精心的照顾，也给家属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因为老人患有脑梗后遗症，使用鼻饲管进食。去年出院前，王振还特别叮嘱家属关于进食、翻

身相关事宜。“这次老人又生病啦，正巧还是我的班。”

“奶奶，我要给您翻身啦。”虽然老人不能用语言交流，但每次输液、翻身时，王振都会提示老人。王振精心的护理，再次赢得病人家属的认可。“特别难过，这位老人最终还是离开大家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振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泪水也流了下来。“记得老人走的那天，她的孙女很难过。稳定情绪后，对我说，感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让老人走的很舒服。”

“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，我热爱护理工作，会一直做下去，希望每一位患者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早日康复，也希望患者及家属了解、理解护理工作，哪怕是患者及家属的一个浅浅的微笑也是对我们护理工作的肯定。”王振说。

## 苦 笑容背后的不易

常常有人这样形容护士这个职业，护士是白衣天使，医生的臂膀。其实，护理工作很枯燥很琐碎。“别人的朋友圈是海景、沙滩、美食，我们面对的却是针头、药瓶、听诊器。”双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马晓莉说。

门诊工作相对单一，每天接触的病人也不同，但沟通困难是现实，护患关系难协调。“我们熟练的技能，良好的服务，甜美的微笑成了润滑剂，紧张的关系能够得到缓和。操作之后的一声谢谢，是对我们最大的嘉奖。”马晓莉说。

“记得2008年，我们需要到

居民家里建档。很多老人都认为我们是推销产品、卖药的。”马晓莉说，“有的患者对护士工作不理解，甚至瞧不起护士，是我认为最苦的事情。他们面对医生时会笑脸相迎，对护士却可能是另一副面孔，甚至可能将一些不满发泄在护士身上。遇到这些人时，我们护士心里特别难受，但让人欣慰的是，也有许多患者和家属对护士十分尊重，并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有的也因此成为了朋友。”马晓莉表示，只要能获得患者的理解与尊重，工作累点或者受点委屈也没什么。

“工作中，有时需要我们换位思考。”马晓莉介绍，儿子小

时候生病了。发烧的患儿血管难找，我不忍心，也没有勇气亲自操作，只能请儿科护士，一针、两针，穿刺都没有成功，针针如穿在我心上一样，我已经泪流满面，扮着双重身份的我，只能把母亲的角色放在一边，以另一种的姿态来对待生病的儿子，否则我会心痛的无法接受。

“以后，每次去给病人打针，我总是小心翼翼的，非常认真地找血管，判断进针的位置，根据不同病人，选择不同的进针角度，不断积累经验，提高技能，尽量做到一次穿刺成功，减少患者的身心痛苦。”马晓莉说。

## 辣 护理病人时被打被抓伤是常态

“你知道吗？她50多岁，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被家人关了7年，这7年她没洗过澡，因为在家砸东西家人无奈报警送了过来，来时她身上到处是尿，那种刺鼻的恶臭飘得整个楼道都是，我们给她洗澡，被溅了一脸尿汤子……”护理了精神病人十余年的护士赵彦文说道。

两个月前，丰台精神病防治院又收容了一名50多岁的女病人，刚开始给该病人剪指甲，由于病人有妄想症，一旦有人靠近就又抓又打，常常得四五个护士一起来，有的抓住手，有的按着

身子，剪完指甲，护士们都能累出一身汗来，在两个月的细心治疗和照顾里，病人的病情得到控制，状态慢慢好起来。

“慢慢的，她就让我们靠近了，有时候我们过去，她会拉着我们的手，把头靠在我们肩上，说着她女儿的事，还会说辛苦你们了，这个时候，心里真温暖。”赵彦文介绍。

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目前有160张床位，准备扩到200张床位。由于条件有限，小病房里住了5个病人，大病房住了10个病人。他们是由癫痫、抑郁等多种不同因素

导致的精神障碍，经常会狂想、妄听，以为别人在针对他，就容易打架并产生安全隐患。

对丰台精神病防治院的50多名医护人员来说，照顾这些有精神障碍的人，神经始终绷得紧紧的，很辛苦，“有时候给病人抽血、量血压、打针时，病人会往我们脸上吐唾沫，或者直接上来就是一个耳光，他们发病时的行为很难以意料。说实话，虽然我护理了他们15年，但是面对新病人，因为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刚开始心里都是很害怕的。”赵彦文感慨地说。